



增訂 汪份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 中
十

2801
48-10



門仁
號 2801
卷 48-10



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音至飲於其長上聲下同

而眾相酬祭將畢時行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

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朱子曰旅酬禮下為上交勸先一人如鄉

吏之屬升觶或二人舉觶獻賓賓不飲却以獻執事

逮賤也○問酬導飲也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酌主人

曰醉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

是導賓使飲也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主人

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後世所謂主人倍食於賓者

此也通考東陽許氏曰凡祭必立戶必擇賓賓一人

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兄弟者主人之黨其位在堂下

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戶既入主人

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戶賓曰獻戶賓酌以答主人

人者曰醉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

份按許氏此條今本所載不成文理特錄原文於下
份按特牲饋食禮迎戶正祭之後主人之初獻也則有戶
酢主人主人獻祝獻佐食之
事主婦之亞獻也則有戶酢
主婦主婦獻祝獻佐食事

及賓之獻於戶也。是為三獻禮成。其時則主婦致爵於主人也。主人酢主婦也。主人致爵於主婦也。主婦酢主人也。尸舉奠爵酢賓長也。賓獻祝也。賓獻佐食也。賓致爵於主人也。賓致爵於主婦也。賓獻主人酢也。蓋此一科之內。并賓獻尸之爵。乃有一爵也。於是主人乃獻賓及眾賓。遂於堂下設尊。酬賓西階。賓奠解不舉。又於阼階獻長兄弟。眾兄弟又獻內賓宗婦於房中。然後長兄弟為加爵。眾賓長為加爵。嗣子飲奠酌獻自此之後。則兄弟弟子於阼階舉解獻長兄弟而旅酬之禮行矣。自致爵以下至此。乃許氏所謂尸主兄弟各相獻酬畢是也。堂下設尊酬賓云云。

未飲兄弟之少者舉解於兄弟最長者於阼階亦先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解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於篚。此旅酬之大略也。附東陽許氏曰：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雖間有散見於禮內者。今不可知其詳。儀禮所存。有饋食禮。諸侯之士之祭禮也。少牢饋食禮。諸侯大夫之祭禮也。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眾賓無數。眾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眾也。主人舉解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解於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者也。長兄弟

則許氏所謂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者是也。疏謂弟子舉解將行旅酬。此即鄉飲酒鄉射。一人舉解為旅酬始。少牢饋食禮。二人舉解為旅酬始。之義也。旅酬云者。賓取主人所酬之解。酬長兄弟於阼階也。長兄弟酬眾賓於西階也。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也。長兄弟取弟子所舉之解。酬賓也。旅酬既畢。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於階前中庭舉解於其長。賓取解酬兄弟之黨。兄弟取解酬賓之黨。惟己所欲。亦交錯以徧。則所謂無算爵也。由是佐食獻於戶。祝告利成而祀事畢矣。許氏所云頗不失儀禮本旨。故因其說而證明之焉。

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亦先自飲。以進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解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酢賓。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於篚。此旅酬之大略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解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為上也。賓取解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解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蒙引其曰：賓弟子兄弟弟子。正所謂賤者。以其卑幼也。○祭將畢而旅酬。只在西階阼階之下。蓋主人飲福酒之時。欲其惠之周於下也。祭既畢而燕。則在寢矣。○兩賤字。同上賤字。是指公侯卿大夫中之位在下者。言下賤字。指賓之弟子。主人兄弟之子也。○存疑。蒙引曰：各舉解於其長。非是。各勸其長飲也。只是執事者洗盞更酌。而歸於其長。其長則將此解往勸他人飲耳。愚按儀禮。兄弟弟子舉解於其長。明先自導飲。不但是執事者洗盞更酌歸於其長而已。但弟子既導飲一杯。長兄弟却不飲。乃奠燕之。以俟旅酬。前此主人獻賓亦然。此為不可曉爾。燕

弟子各舉禪於其長。是用鄭氏註。然此乃旅酬後無算爵事。何以鄭氏及朱子皆屬之。旅酬者。禮記鄉飲酒義云。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唐孔氏疏云。此經明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得酬酒。無被遺棄之事。儀禮鄉飲酒禮。鄭氏註云。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於沃盥者。主人酬介。介酬眾。賓乃旅酬事。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則無算爵事。蓋解酬之大法。欲見賓主人之黨。蓋不與故連引而言之。然則不兼及無算爵。猶未足以見其弟長無遺。無不周徧。故以旅酬與無算爵對舉。則各為一事。若專言旅酬。則自足以該無。

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彼列長幼為坐次也。

齒年數也。雲峰胡氏曰。序爵所以貴賤者。宜在所事。所以賢賢老者。若在所簡。燕毛則於老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浹如此。亦通乎上下而言也。新安陳氏曰。辨貴賤以爵序也。辨賢以德序也。序齒以齒序也。達尊三亦見於祭禮中者如此。東陽許氏曰。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云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具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彷彿若此。宗廟之禮。一節五事。禮意至為周密。序昭穆既明。同姓之尊卑。序爵是合同。姓異。姓之貴賤。蓋皆指助祭陪位者而言。至於序賢。則分別羣臣之賢否。廟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熟者為之。賢者既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既以有事為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恥。則又有序爵以安其心。

算爵也。份按特性饋食。鄉飲酒鄉射禮。旅酬所及者。不若無算爵所及之廣。饋尸之旅酬。雖從上至下。無不徧然。必至無算爵而後彼此交錯。相酬。蓋旅酬與無算爵。皆所以盡歡心。而無算爵為尤甚。下大夫之禮。闕旅酬而止。行無算爵。雖是其禮之從殺。要亦以無算爵所及已周徧而足以盡歡心也。若但行旅酬而不行無算爵者。惟大祥為然。使此之所云旅酬。不該無算爵在內。不且同於大祥之祭乎。按蒙引曰。許氏謂兄弟之少者。先導飲云云。可見賓弟子於賓長亦然。然後賓與長兄弟各取所奠。禪相酬。今考特牲禮止云。兄弟弟子舉觶將行旅酬。而無賓弟子。

執事者既榮。無事有爵而在列者及賤而役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賢皆恩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畢。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厚於疎遠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恩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粲然。通考黃氏洵饒曰。宗祝有司之職事。如執爵盥洗之類也。賓弟子即眾賓。兄弟子即眾主人。毛髮之色。別長幼。謂昭與昭列。長幼。穆與穆列。長幼也。為坐次。謂賓出後之時也。宗廟之法。廟皆向南。而主皆向東。禮特牲饋食禮。徹庶羞於西序。下鄭註曰。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賈疏曰。必知祭有燕者。按楚茨詩。鼓鐘送尸。下云。備言燕私。鄭註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其上大夫當曰。儼尸安有燕。故有司徹上大夫云。主人退。註云。反於

舉解之事。許氏非省文也。蓋兄弟弟子舉解為旅酬。始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解。為無算。始兄弟弟子舉解。凡二次。而賓弟子止一次。蒙引誤看矣。旅酬時長兄弟酬賓之解。是其弟子之解。而賓酬長兄弟之解。則主人酬賓之解之奠而未舉者。非其弟子之解也。至無算時賓及兄弟相酬之解。乃各是其弟子所舉之解耳。蒙引亦誤看也。份按祭畢而燕。鄭註賈疏謂在堂。孔疏朱傳謂在寢。以詩樂真入奏句玩之。當從在寢之說。○祭畢而燕。儀禮無明文。故鄭註云。為將以燕飲與與者疑。謂賈云。必知祭有燕者。蓋皆旁引他說。以意推度而知也。○天子諸侯有燕私。

寢也。是無燕私者。下大夫不償尸。與此士禮同。亦當有燕也。○毛詩楚茨。備言燕私。孔疏歸之。祖所以尊賓客。雷之。燕所以親骨肉。大宗伯云。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註云。脰膾。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脰。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毛詩楚茨卒章。孔疏以上章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于寢而奏之。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楚茨卒章。朱傳。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于廟。而燕于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于寢也。○朱子語錄。燕時擇一人為上賓。不與眾齒。餘者皆序齒。○蒙引。燕毛非只辨毛色。而全不問年齒。蓋年齒之早暮。毛髮之色。與俱其曰。燕毛者。蓋有是年齒。則有是毛色。舉其易見耳。○序昭穆。同姓者也。序爵。異姓者也。序事。旅酬兼同姓異姓也。燕毛時。異姓者已出。獨同姓者。燕於寢而序齒也。○存疑。宗廟之禮。當貼云。宗廟序立。

而上大夫獨無之。不知何故。意者上大夫勢逼於君。嫌與君同而下大夫與士位卑則無所嫌歟。因勉錄曰。其指先王也。晚村謂太王王季俱在內。繼志述事。不必坐落是文。王志事。此未必然。此章論武周之孝。自當主文王說。又曰。雙峰謂踐位三句是述事。故所尊二句是繼志。不必。○說統曰。敬其所尊。二句本上三句言武周制。為此位禮樂。所以敬所尊愛所親也。○呂晚村曰。敬愛根繼述所當然也。繼述必主易侯而王上立說。所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即是繼述之善。○翼註曰。事死二句。總承上五句孝之至也。又總承事死二句先王雖死矣。

之禮。章句自明白。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

也。朱子曰。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陳氏曰。事死如生。居喪時事。事亡如存。葬祭時事。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雙峰饒氏曰。踐其敬所尊。三句是善繼志。○新安陳氏曰。善繼志。述事至於如此。所以為孝之至也。通考黃氏洵饒曰。上文

必求其志事而繼述之是事
之如事生先王雖亡矣必求
其志事而繼述之是事之如
事存至孝即達孝也
份按此章主祭祀言陳氏謂
事死如生居喪時事與章旨
不合元人四書辨疑謂亡是
死之變文存是生之變文死
即是亡亡即是死不必分別
似亦有理

言祭祀之禮上下通踐其位以下言郊禘明尊卑之
分見得聖人制禮也○祀上帝所以正天下之大本
道之所自出也祀乎先所以正天下之大經義之所
由始也○郊社天子諸侯禘天子附存疑踐位行禮
奏樂不是武王周公踐行奏是後來奉祭之人踐行
奏所以使踐行奏者周公也而皆出於先王此見周
公繼述之孝也故章句曰皆繼志述事之意○位不
但是主祭者之位助祭之人自羣公下至百執事皆
有位也行禮之時則各踐其位矣且如昭穆之序亦
有昭穆之位貴賤之辨亦有貴賤之位行其禮尤明
白樂雖本文無之要亦祭時所必有也且如禮亦不
止此尚有迎神灌獻許多事○自常情觀之禮制出
於周公此何與於先王也殊不知制禮作樂在武王
固有是意矣但未受命而未及為文王雖未必有是
意設使當是時必行是事其意亦可知矣周公但體
其意思而制作之耳故所踐之位即先王之位所行
之禮即先王之禮所奏之樂即先王之樂○自地位
之所到言則曰自眾人通稱言則曰達其實一也

說統曰明乎三句亦不重入
能明之上只見得武周禮義
之弘遠也
呂晚村曰不言后土者省文
也註中極明時文生出地統
於天陰統於陽之說殊可笑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朱子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

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太
牢又如用牲於郊牛二乃社於新邑此乃明驗五峰
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新安陳氏曰
首句提郊與社則次句宜云所以事上帝后土也今
不然乃省文通考吳氏徵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
丘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
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
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亦惟天子
得行之其他非時告天禮之重者則亦謂之郊禮之
輕者則謂之類言此非正郊也有類於正郊焉爾地
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為至重其
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祭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而

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之社謂之里社。此皆正祭。除正祭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言非正社之祭。其禮與社祭相宜稱焉。爾胡氏因不信周禮。但見他書皆以郊社對舉而言。遂以為天子祭地亦只祭社而已。不知天子之尊。所以異於諸侯者。有方澤祭地之禮為至重。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而諸侯不得行也。

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

詳見論語問禘章。太祖即始祖。

份按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云者。乃冬至大報天之祭。特配以后稷耳。與禘祭何與。語類集編纂疏四書通輯釋諸書皆不載此條。續大全者誤採入也。

通考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祭祀於明堂。嘗秋祭也。四

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

同視諸掌言易

去聲。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

有詳略耳。

此申言武王與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朱子曰。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為能

困勉錄曰。雲峰謂上文是通上下之情。此節是嚴上下之分。不是上文雖通上下。而王侯大夫之祭。其先自不同。則未嘗不嚴上下之分。此節社與嘗仍通乎上下。則未嘗不

饗帝。禘嘗之義。所謂惟孝子為能饗親。意思甚周密。○譚氏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當其奠尊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為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為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雙峰饒氏曰。序昭穆。序爵。序事。序齒。下為止。此親親長長。貴貴尊尊。賢慈幼。逮賤之道。便是治天下之經。敬其所尊。敬也。愛其所親。仁也。事死亡如生存。誠也。盡是三者。孝也。仁孝誠敬。指心而言。是又治天下之本。一祭祀之間。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結之曰。明乎此者。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雲峰胡氏曰。上文孝之至也。已結了。達孝二字。此又別是一意。蓋上章與此章。上文專以宗廟之禮言。此則兼以郊禘之禮言。周公制為禮法。未嘗不通上下之情。亦未嘗不嚴上下之分。祭祀之禮。通上下得行事。上帝惟天子得行之。故特先後而言。

趙氏謂為漢儒之誤其說是也

伯循曰此蓋漢儒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而誤也以前為春祭亦誤爾○史氏伯璿曰胡氏之言因河東侯氏之說而推廣之也侯說朱子不存於章句或問恐不當述之以為已說也且郊祭天社祭地天尊地卑故先郊而後社爾禘大祭嘗時祭禘大嘗小故先禘而後嘗爾此皆當然之序不得不如此者今既曰胡為先郊而後社又曰胡為先禘而後嘗疑問之意若可駭異然者及至說出所見乃不過如此不知假使聖人無不足於魯之意則又當以先社後郊先嘗後禘為序耶○蒙引此一條悉舉其禮制而言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見得非武王周公不能制此禮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與論語同皆當兼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有知行意○信齋楊氏曰大司樂冬至圜丘章與禘絕不相關而註妄稱圜丘為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註皆指為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章言王者禘其祖所自出諸侯只及太祖大夫有功始禘高祖所論宗廟之祭

份按章句解禘字用趙伯循說謂只是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者一主而不兼群廟之主楊氏一遵其說殊足發明章句故錄之

降殺遠近爾於祀天何與而註妄謂祀感生帝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乃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於魯禘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致祭法之禘為祀天圜丘以魯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為祀天二義遂分圜丘與郊為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兩祀魯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謬矣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以文武配之謂之祖宗夫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况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哉○正月郊祭天鄭注謂為夏正之郊祭感生帝考之月令周頌左傳孟獻子之言則日所穀於上帝夫上帝即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帝之說也曰所穀又曰所農事可知其為所穀之郊未聞正月又有大配天之郊也鄭氏牽合二說為一說非聖經本意也必也知冬至之郊為大報天正月之郊為所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則巫蠱之說一

掃矣。○程朱二先生之言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
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於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
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上帝之類以氣
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
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鄭氏乃分為六天謬妄
不經莫此為甚。○註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奭亦
言歲有九祭但註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不如孫奭
正月郊謂祈穀經有明證也。又註疏言季秋明堂孟
夏大雩為合祭五帝夫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
說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祈穀夏大雩四者
皆為祭天不可易矣。註疏說正月郊及季秋明堂孟
夏大雩九祭之中已失其三。惟冬至圜丘祭昊天
上帝立春祭蒼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
帝立冬祭黑帝庶幾得之。而曜魄寶靈威仰等名又
汨以讖緯之說則六者又胥失之矣。○禮運命降於
社之謂殺地疏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
之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疏地出財故

份按鄭氏以社即祭地其是
其謂祭社之外別有方澤亦
猶可也謂方澤之外更有神
州則失之矣

份按語錄朱子取胡氏之說
謂祭社即是祭后土。墓疏通
皆錄其說章句所謂社祭地
不言后土者省文正是此意
乃通考所載朱子之說及謂
其看來也自有方澤之祭與
語錄相反不知何故今存胡
氏所云以証前說復錄楊氏

云列地利。○郊特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
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
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疏社所以
神地之道者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故也。天
垂象者欲明地之貴故引天為對也。地有其物天上
皆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尊天而親地
者所取法者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所取財者
故親而祭之。一切親地而共祭社也。示本也者以土
神生財以養官之與民故皆主祭土神示其生養之
本也。○五峯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
泰誓曰郊社不脩周公祀於新邑先用二牛於郊後
用太牢於社。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曰
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禮祀祀昊天
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
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
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
失之矣。○信齋楊氏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
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

中庸大章章句

卷

二條以明後說。觀者自酌之可也。○按鄭氏謂社之外更有方澤神州二祭。楊氏謂社之外更有方澤之祭。鄭說雖不如楊說之當。然皆以社為即是祭后土。此則與朱子胡氏相合。故錄之。若王肅則以社為祭勾龍。固不可從。黃氏澤則謂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屋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夫母。事地豈有可責可辱之理。則社非祭地明矣。未知其說果云何。以其與朱子不合。是以不錄。

州社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三國。其社曰侯。社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為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注云。地示所祭於北郊。及社稷。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夫祭地。惟有夏至北郊。方澤之禮。此外則有社。祭亦祭地也。鄭氏既知之矣。又云。地神有二。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夏正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何也。蓋祭地。惟北郊。及社稷。此三代正禮。鄭氏所不能違也。有崑崙。又有神州。有方澤。又有北郊。析一事以為二事。此則惑於緯書。而牽合聖經以文之也。○文獻通考。鄭氏於天地之祀。皆分為二。是有二天二地矣。經文祭地。惟有方澤。乃以為此所祀者崑崙。而又有神州。則祭於北郊。蓋北郊之名。亦出緯書。禮經所不載也。○語錄。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二者而已。○信齋楊氏曰。禘祭有二。曾子問曰。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

曰。天子禘嘗禘烝。諸侯嘗禘烝。禘。此時祭之禘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大禘。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禘祭。惟有此二條。乃漢儒混禘禘而并言之。而至論禘禘。歲月皆援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為據。按禘祭。祭年。月。經無其文。惟公羊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五年而再殷祭。夫殷祭。大禘之祭也。五年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禘。五年再禘。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於禘祭。何與。誠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而惟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禘。異豈容混乎。○魯之有禘。其始特祭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以為周公所自出也。至閔公二年。僭用禘禮。行吉祭。不於周公廟。而於莊公宮。而禘之禮始紊。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禘混。淆而無別。春秋嘗事不書。時書。閔僖兩禘。記失禮之始也。○文獻通考。虞四時之祭。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爛祭。用氣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

困勉錄曰。舊說謂上二句言人易敏夫政。此二句言政易敏於人。上重入下重政。其不得旨。蓋此不過就敏政之喻更進一步耳。與上非兩意也。且此政字固是文武之政。然敏政政字亦即文武之政。豈至此而始推重文武。謂文武之政非他政之比乎。講當云。人道之敏政。如地道之敏樹。然非泛猶夫樹而已。夫政也者。蒲盧也。本朝之制作最爲精詳。一過其人。不祇頌而奏治平。要如此插入字在內。作文方妙。齊合註亦主此說也。○份按陸說與鄙見正同。蓋此節緊頂上人存政舉來。何以見得上二句必應劃出文。

存疑人存政舉一篇主腦。自始至終。不是說入存。便是說政舉。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

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去聲。下同。生之物。其成尤速

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顏氏曰。以蒲葦喻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喻德之速。

通考黃氏洵饒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彼以德言。此以政言。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

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附蒙引賢臣便是能仁其身者。身指

武在外乎。彼諸家之意謂註中蒲盧二句。又字尤字似非一層。不知喻意雖有兩層。然上面總頂以人立政句。下面總結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二句。正意實無兩層也。鄭端簡墨卷破承云中。庸喻人存政舉之易。必指物之易生者。以見焉。蓋政必待人而行。中庸即地道之生物者。以喻人存政舉之易。而必指物之易生者。以見之。責成人君之意。有在矣。其過處則云。魯之以敏樹之地力。而植易生之蒲盧。韓求仲極賞歎此文。以謂此節斷無兩層口氣也。份按存疑謂五達道亦舉其大者言爾。若一身之視聽言動。衣服飲食之類。皆是脩身中事。不可救舉。在人以類而

君身存疑政則政舉之政。曰人。道者天下之達道。

通考史氏伯璿曰。章句既以道爲天下之達道。達道非君臣父子之類乎。如此則仁便是三達德之一。知

勇皆不過欲始終成就此仁而已。脩道以仁者天地

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上聲。此

見易乾文言。○朱子曰。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

禮智皆從這裏出爾。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

之則又在脩身。三山陳氏曰。爲政雖在得賢。然使吾

身有所未脩。則取舍不明。無以爲取

人之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問仁亦

何說。脩道以仁。朱子曰。道是泛說。仁是切要底。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問

推編謂林氏此說卽下文所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經文乃是彼此互見耳既於下文見之則本節不必又補入此意
袁了凡曰取入以身不君君不明無以知入縱知其爲賢而君身不正亦未有能用之者當有感召之機在○翼註曰脩身二句是一段綱領下文五達道三達德乃條目也
份按贊合註謂脩道以仁便是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意長是西山真氏新安陳氏新安倪氏俱以心之德言恐未的當

中庸卷之三
這箇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如此說則是偏言○象山陸氏曰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身者人之本心者身之本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不可得而治矣○西山真氏曰道與仁非有二致道者衆理之總名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知所向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新安陳氏曰仁其身三字精妙以三字包括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八字脩道以仁如志道據德而依於仁脩身工夫至於以仁可謂能仁其身而身與仁爲一矣能仁其身則君身脩是有君也以身爲取入之準則則得其人是有臣也有君有臣則人存而宜乎政舉此所以繳結上文照應前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之說○新安倪氏曰此仁字以上文觀之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是自身上說歸心上兼心之德愛之理而言故章句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而真氏亦曰仁者一心之全德以下文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是又從身上說到親親上方以愛之理言故章句曰人指入身而言具此

生理自然便有惻隱慈愛之意而朱子亦曰是偏言詳玩之則可見矣通考史氏伯璿曰上文先曰人存後曰政舉此人字自是包君臣而言此則先曰爲政後曰在人文勢正自不同爲政必有主其爲者非君而誰下文身字卽是指爲政者之身而言耳既曰爲政又曰取人蓋曰人君爲政在於得賢臣而取人之則又在入君之自身也此人字指賢臣而言此節四句皆粘一字相連成文取入之人便是在入之人脩身之身便是以自身之身脩道之道便是以道之道附蒙引仁卽達德智以開其始勇以要其終而已仁字固該得智與勇也○脩道以仁至於仁則盡道矣仁不在道之外也○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初無先後故章句只曰能仁其身云但曰能仁其身則道字在其中矣○脩道以仁此仁字周流乎五達道之中是指已發者而未發者自隨之正與下文仁者人也之仁字同以愛之理言也新安倪氏以上文仁字兼心之德下仁字獨指愛之理言是無定見也蓋上文雖引易文言元者善之長爲證其實文言善之長亦對字

說統曰此節承上仁字而釋其義只重仁字由仁而行之得宜便是義由仁而行之有節文便是禮總完得脩道以仁事
困勉錄曰袁了凡謂上說脩道以仁此說仁以親親為大則仁的工夫又從道做起上說取人以身此說尊賢為大則仁身的工夫又從取人做起余謂親雖屬道親親仍屬仁諸家皆認尊親等殺為道故難明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當葛反慈愛

之意深體味之可見朱子曰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

如今須要自體認得○西山真氏曰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此仁也有此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雙峰饒氏曰人字之義難訓但凡字須有對待即其所對之字觀之其義可識孔子曰未能事人焉

份按饒氏此說謬甚。釋已刪去大全何故又復採入

能事鬼此人字正與鬼字相對生則為人死則為鬼仁是生底道理所以以人訓仁人若不仁便是自絕其生理○東陽許氏曰仁者人也此是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渾成而意深密深體味之則具入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不過盡入道而已通考史氏伯璿曰以人對鬼之說然乎天下字豈皆有對而後義可明乎通者極力稱贊以為深得章句之意愚則以為章句已自分明政不必如此求奇可也附蒙引仁者人也與孟子子仁也者人也不同彼專以心之德言故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之理又曰合而言之道也此特以愛之理言故曰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又曰親親為大也人字內有惻怛慈愛意故起得親親○上節既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此生者此即所謂具此生理也下節乃曰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何如曰上節釋仁字此釋人字本文曰仁者人也須要見得人字當得仁字處故如此解而首之云人指人身而言云云今可合而讀之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此生者故入具此

賽合註曰。親親句。存疑謂親親即是父母。對下文事親而言之。蒙引謂親親有殺便不。正父母。故於下文事親亦兼諸父昆弟意。二說蒙引為是。蒙引以親親較仁民愛物為大。存疑以親親較五達道為大。蓋君臣朋友中間儘有許多事。二說存疑為是。大字與實字不同。實是心之最精切者。大是包涵道理最多者。

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如此則仁字之歸於偏言亦可見矣。○仁者人也。此一解最妙。蓋人生之物也。仁生之理也。以物解理。所謂道亦器。器亦道也。夫人身豈頑然不知痛癢者哉。○親親為大。此親親所謂親睦九族者。及宜兄弟和妻子。皆是故親親有殺。若專指事父母。則無殺可言矣。下文却解親親為事親。蓋親親固仁之切者。而事親又親親之至切者。聖賢之文不拘泥如此。○存疑人形而下者也。以仁訓人可乎。纔成箇人。便有這仁。所謂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是也。故滿腔子裏皆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是。知人非血肉之軀也。即我之仁也。以仁訓人。不亦切乎。○既說脩道以仁。又說親親為大。此是仁之切要處也。蓋曰脩道以仁。則仁貫乎五達道矣。然親親為大。是其切要處。又在於親親也。能仁其親。則五達道一以貫之矣。故仁以脩道者。必自親親做起。不得泛然用功也。泛然用功。亦終不得者矣。此夫子立言之密處也。○從來說親親為大。皆以親親與仁民愛物對。殊未是原

來立言之意。是以親親與五達道對說。蓋曰脩道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為大。言所急尤在於親親也。下文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便是繳此意。今以親親為大。與仁民愛物相對。謂能親親則能仁民愛物。與上脩道以仁有何交涉。且仁民愛物是後面治人治天下國家事。乃在脩身之後。此處方說。脩身而遠及此何也。宜者分別。彼列事理各有所宜也。○蒙引義者宜也。宜字主人言。蓋事理本有所宜也。人則從而理會其所宜。故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分別便屬人矣。如尊者宜尊人。從而尊之之類。○義者宜也。此宜字就人別其所宜而言。不然便是義外矣。○存疑親親行仁脩道之本也。尊賢講學脩道之資也。○尊賢為大。亦不可與事君敬長相對。蓋謂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能尊賢則親親之理明。五達道亦將以次而明矣。今日尊賢為大。能尊賢則能事君敬長。與上文亦有何交涉。景丑以君臣為入倫之大。孟子以從兄為義之實。如何謂尊賢為大。

困勉錄曰禮所生也句據大
全朱子及蒙引存疑則等殺
處節禮據北溪陳氏則似禮
生於等殺據雙峰饒氏及淺
說則似等殺生於禮從朱子
及蒙引

要為此說者是欲用尊賢以講明五達道之理意之
所歸在於說智即後面所以行之者三之智也不然
平空說箇尊賢大於事君敬長於上下文有何交涉
於君臣為入之大倫從兄為義之實之說不相背乎
○親親為大與五達道對尊賢為大與事物之宜對
但親親裏可說能親親則五達道可舉尊賢裏不可
說能尊賢則事物之宜可舉蓋本意禮則節文斯二
者而已朱子曰宜指事物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節
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
得好如升降揖遜○問脩道以仁繼以仁者人何
為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陽便有陰親親仁
之事尊賢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降殺等差
這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
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北溪陳
氏曰親親則有降殺三年與期功總是也尊賢亦有
等級如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是也纔有降殺等
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禮所以節文斯二者

使無過不及之患節則無大過文則無不及也○雙
峰饒氏曰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高下
皆天理有以節文之通考黃氏洵饒曰脩道以仁猶
論語以孝為仁之本○仁是親親○脩身繼以親親
之殺親親而繼以尊賢之等九經備於此矣○仁者
人也合言之道同○義者宜也孟子急親賢為務義
在仁之中也○孟子言義者從兄只在親親之中此
只言尊賢就九經知入而言○仁是親親仁無不包
親親亦在其中以親親一事言仁而仁莫非全體切
不可謂親親及一事之仁也附蒙引親親即仁尊賢
即義其等殺處即禮蓋此仁義禮正與孟子仁之實
義之實禮之實一般是以其發用者言非專以未發
之性言也不然何以曰義者宜也又曰分別事理各
有所宜也可見是就已發者言○仁義禮意却不重
重在智仁勇上尊賢之義是知人親親之有殺尊賢
之有等是知天同是智也曰義曰禮却都歸在智上
○究其歸則上條不是仁義禮只是仁智也而仁智
之終其功者即勇也○仁通行乎五達道而乃以屬

困勉錄曰存疑云說仁了又說箇義所重不在義在尊賢也尊賢字當改作知人似尤明

之親親者何孝弟為為仁之本也其實親親之殺言外就舍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屬故下文或問日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因親親之殺而推之也○存疑說仁了又說箇義所重不在義在尊賢也說義了又說箇禮所生所重不在禮在知天也故下文以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收拾之○纔說親親尊賢又忽說箇禮所生是為下文知天張本下文章句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即是這禮字禮即理之節文者耳不日理而曰禮者以其纔說仁義却說箇理非其類也故以禮字代之此聖人造化之筆也在常人這裏便窘了○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降殺等差這便是禮朱子小註說得最好陳北溪似太重了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聲在此

賽合註曰上二節特論理此承上二節方著君子身上而責成之重脩身上事親即上親親之仁知人即上尊賢之義知天即上禮所生之天理皆脩身之先務也又曰知天內不可把等殺平看蓋不知天則取舍之極已亂自無以得其人之賢而尊之矣又何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
事親即是以親親引事親是就親親中舉其尤重者而言亦不止是父母如諸父亦是在所事者故下文親親之殺方接得來○脩道以仁五達道中都要仁獨言事親事親其仁之所發而最切者故每以親親言必使五達道中同一仁意之周流方是脩道以仁不可以泥事親字遂謂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皆不預也此亦是緊關處
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
陳氏曰賢否之別賢者近之不肖者遠之有師友之賢則親親之道益明與不肖處則必辱其身及其親矣附

工夫然經文乃彼此互見在此自應以達德行達道為脩身工夫本義也

份按知人知天即下文知也知固所以開其始也朱子謂知天是起頭處是也呂晚村乃謂知天是盡境非始事恐

蒙引其親師取友以講明道理兼五達道而講明之而今乃曰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孔子姑就其大者言之以例其餘朱子亦姑用本文之言而聯絡其意使學者尋其語緒而味之自將因其所已言而得其所未言矣是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所貴於讀書者也

故又當知天

程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

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故曰不信乎友不悅乎親矣○朱子曰此一節却是倒著根本在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非真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入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三

非

困勉錄曰為政在人三節饒氏以仁知分看極是但饒氏以為政在人節為說仁仁者人也二節為說知稍差蓋為政在人節說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又是說仁之要義者宜也至禮所生也是起知故君子節總結上二節

山陳氏曰脩身而不本於事親則施之無序失為仁之本矣事親之仁不由尊賢之義則善惡不明失事理之宜矣事親知人而等殺不明不知天理者也書曰天秩有禮故於此又當知天所謂秩即等殺也自禮所生也以上推其禮之所以由生自君子不可不脩身以下釋其義之所以貫○雙峰饒氏曰孔子對哀公之語至不可不知天處其閒項目雖多然大意不過兩節而已始言政之舉息在乎人而其下自為政在人推之以至於脩道以仁所以明為政之本在於仁也繼言仁義之等級生乎禮而其下自君子不可不脩身推而至於不可不知天所以明為仁之端在於智也故兩節各以故字承之蓋為下明善誠身張本明善智也誠身仁也問章首專歸重於人而以入訓仁下文又說義說禮今又謂為仁以智為先何也曰義者仁之對有箇仁自然有箇義禮又節文斯二者禮者天理自然之節文不是人安排故於事親知人歸宿於知天然非智不能知故未句發兩知字前賢截從知天斷朱子合作一章亦有深意九經與

份按通義許氏此條原文云
仁山先生謂此章當作六節
看首至不可以不知天為
第一節右第一節然後接文
武之政云云天余本竟自第

中庸之三章
為政相應前面說脩身親親尊賢故後面九經節節
發明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只是此三者為綱目敬
大臣體羣臣懷諸侯乃自尊賢之等推之也子庶民
來百工柔遠人乃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天下之達
道五便是脩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
知天之智只添得箇勇字○雲峰胡氏曰上文脩道
以仁即是率性之道知天之天字即是天命之性但
天命之性是渾然者此從等殺上說是粲然者然其
粲然者即其渾然者亦非有二天也通考朱氏公遷
曰天以理言事物所以然之故也亦曰在入之天天
人相貫此與命以理言者相貫乃眾理之總原萬殊
之一本即造化而在造化即入心而在入心即事物
而在事物在聖人則與之渾然而為一在君子則知
天屬乎知致知求以明乎此也事天屬乎行力行求
以合乎此也○東陽許氏曰第一節文武之政全體
大用雖無不舉而其要在乎得人擇人之道則在脩
身脩身須是以仁仁道雖大只是親親為要○程氏
復心曰自禮所生也以上推其禮之所由生自君子

一節起而刪去右字語意似
不明白○許氏說得親親為
要如何便止了

吳因之曰親親便是仁知人
知天便是智而身即貫於仁
智之中三德已完全了此特
點出名目耳○又曰講五者
天下之達道全要根著身字
說來人有此身定須有這五
樣若無這五樣豈復成箇身
子豈不達之天下達之萬世
故曰達道達道切於身所以
脩身必以道○困勉錄曰存
疑謂知仁勇仁字是專言之

不可不脩身以下釋其義之所以貫以為政言則為
政在入取入以身不可以不脩身以脩身言則脩身
以道脩道以仁不可以不事親此脩身次第也以事
親言親親為仁必曰尊賢為義不可不知人以知人
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不可以不知天此致知次第
也皆費隱兼小大而言○黃氏洵饒曰不可以不知
人知人即尊賢知天格物致知上言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殺中有等等中有殺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
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彼列反長幼有

仁是矣。然此也。處專言之仁。猶有別他處。專言之仁。即兼得知勇。○吳因之曰。知則純乎知。而無復有昏昧之雜。仁則純乎仁。而無復有私意之雜。勇則純乎勇。而無復有柔懦之雜。夫是之謂實知實仁。實勇。而道無不行矣。○養合註曰。一字依註作誠看。所以行即上文所以行。俱是行道。上言所以行。達道者在三德。下言三德所以行。達道者在三誠。○因勉錄曰。存疑謂三達德是帶來底誠。是用功處。不是下文分明以誠兼天道人道。此處誠字如何專以用功處言。蒙引亦似主用功說。俱謬。○吳因之曰。此處只是言行道須以誠。猶未及所以求至於誠者。故求誠之功章。

序朋友有信是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此先君臣者。經世之主也。先言父子者。仁居四德

之首。孝居百行之先。知所以知字。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

強此也。此字指五達道。禮謂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

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

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

誠。則人欲聞去聲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

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朱子曰。知底

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非勇便行不到。○知

仁。勇是做的事。誠是行此三者真實的心。○蔡氏曰。達道本於達德。達德又本於誠。誠者。達道達德之本。而一貫乎達道達德者也。○西山真氏曰。道雖人所

未備論之。

共由。然其智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
必不昧。其所以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仁守之。而勇
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
至蔑天常。敗入紀者。多矣。德雖入所同得。然或不誠。
而勉強矯飾。則知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
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
皆真實。而無妄是之謂誠。○雲峰胡氏曰。虞書曰。五
教曰五典。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則曰。天下之達道
不離此五者。曰敬敷五教。是言脩道之教。不離此五
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乎此五者也。通考
朱氏公遷曰。孟子自教而言。故先父子。中庸自政而
言。故先君臣。中庸不言親義別序信。而道之一字。足
以兼之矣。○黃氏洵饒曰。知仁勇三者。天下達德也。
知仁勇行此五達道。達道就入倫而言。達德就天命
之性而言。三者皆出天命。本然其分有不同者。○知
所以開其途。轍勇所以遂其工夫。只是成就一箇仁
誠而已矣。誠在達德之中。附存疑自此以下四節。只

份按語錄此條四書通輯釋
皆載之蓋如此看書方得貫
通也然而大全則刪之矣

中庸卷之五 章句
是申明上文之意。蓋上言脩身以道未見其為何道也。上推脩道以仁及於知天未見其為何知仁勇也。故於此盡言之。見所以脩身者其道有五。所以脩道者其德有三。所以盡上面未盡之意也。大意若謂脩身固在以道。然其道有五。脩道在以仁及知天。是其所以行道者有三。五者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天下之達道。即上文所以脩身者也。三者何。知仁勇。此三者乃行達道之達德。即上文所以脩道者也。○智所以知仁。所以體勇。所以強。此是解所以行達道意。不是正註。若曰知者心之明也。仁者心之公也。勇者氣之壯也。此方是正註。○語錄問中庸說知仁勇。把知做劈初頭說。可見知是緊要。孟子四端何為以知為後。曰孟子只循環說。知本來藏仁義禮如元亨利貞。真是知。貞却藏元亨利春夏秋冬。冬是知冬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面。○存疑問夫婦是人合是天合。曰夫婦雖入合。然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則亦天合矣。○蒙引前章以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為達道。此章又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

交為達道。二者果同乎。曰和者率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故謂之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率性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亦謂之達道。况五品之人倫。皆天性民彝所固有。而其相交相接無往而非喜怒哀樂之情之所在。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怒一人而罰之。怒其所當怒。喜其所當喜。又如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則君臣之道。不出喜怒哀樂之情。可知。又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則父子之道。不出乎喜怒哀樂之情。又可知。其餘可以類推。此又可見兩達道之相為貫通矣。蓋前章天下之達道。謂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發而中節。則即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矣。非指喜怒哀樂之情便為達道也。故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不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曰君臣父子者。蓋有君臣必有所以為君臣者。有父子必有所以為父子者。所謂有物有則也。可見人外無道。所以脩身必以道。○朋友獨加之

交二字蓋朋友實以相交而成者也如父子兄弟皆天合夫婦亦只一陰一陽而終身不可解君臣雖以入合然莊生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惟朋友一倫在所交而已交則為朋友無交則不在其朋友之列矣故獨曰朋友之交云○按人在人類之中其交際不止五者而已此其大者也故曰人之大倫有五然其餘要亦在所該矣如伯叔為從父姪為從子甥為女兄弟之子壻為翁之半子祖為大父則皆附之父子矣若夫上下之際凡有名分相統屬者則皆附之君臣矣內兄弟外兄弟及妻之兄弟則皆附之兄弟妾則附之妻師則朋友之交中之最尊者也○智仁勇是性分上帶來者故曰古今所同得之理蓋惟理惟是有是勇故能有以強此理故曰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初非以其知此而謂之智體此而謂之仁強此而謂之勇也如彼之說則智仁勇全出於人為所就不喚做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而智仁勇轉在達道之後非達德之目矣不可

不辨也○存疑或問脩道以仁之仁以愛言知仁勇之仁又以無私言然則仁有二乎曰無私者仁之體愛者仁之用自其切於五達道言則曰愛自其切於躬行言則曰無私要之無私則可以兼乎愛矣曰愛偏言之仁曰無私專言之仁詳略之不同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三者所以行乎達道者一也一者非他也誠也誠者非他也三者皆以實也知是實知仁是實仁勇是實勇是也知是實知則道自此知矣仁是實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則道自此強矣三者纔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去行道○三達德與五常之德何異知即五常之知仁即五常之仁勇在其中矣言智仁而遺義禮者何禮者仁之著義者智之藏言智仁則包義禮矣○蒙引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對三字而言下文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亦然皆是數目字但一字所指是誠也故註不曰一誠也而曰一則誠而已矣又曰一者誠也不可謂一是不貳之名蓋以不貳為誠又是一意

莊九微曰。在氣質上論。確然
有此三等不同。若論本體。自
聖人至途人。俱是生安。其學
困者均復其所生耳。其利勉
者均成其所安耳。更無兩樣。
○賽合註曰。生知安行。聖人
也。到這裏。學利困勉也。到這
裏。無二無別。故曰。知之。一。成
功。一。此雖並舉三項。却重困
勉。見氣質不足以限。正夫子
引哀公意。○呂晚村曰。故置
生安。驅策學利。并輕置學利。
驅策困勉。一步驟緊。一步方
與章末。愚明柔強。通聖人
望人主意。原在此。平人資稟
不過至愚。柔而極。然加功困
勉。則知之成功。可一至此。直
無可推諉處。天下多聰明好
氣質人。只坐無志氣。便都為
流俗所壞。不愚而終於愚。不

柔而卒於柔。可哀可惜也。○
說統曰。困知非因困後求知。
是用困的工夫。而知也。據學
利勉強。俱在工夫上說。人之
精神不舉。則不通耳。○吳因
之曰。章句以其分一段。是本
文正意。以其等一段。及下節
章句三知為智。云是朱子
中間看。得有此意義。因為後
學并道之耳。
份按。既是生知。必能安行。是
以知為主也。故生知安行。屬
知。知得淺。須力行。方到仁處。
是以行為主也。故學知利行。
屬仁。
份按。陳氏謂生安者。先能知
之。而後能行之。與朱子。既是
生知。必能安行之說。不合。

中庸大全 卷之九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問。扶
反。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
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知之透徹行之成功便是勇 以其
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如舜之 學知利行者。仁也。如顏子之 困知勉行者。勇也。困知勉行非勇則做不徹○朱子曰。生知安行。主於知而言。不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著力。然須是知得。乃能行得也。學知利行者。

行而言。雖是學而知得。然須著意去力行。則所學而
知得者。不為徒知也。○問諸說。皆以生知安行為仁。
學知利行為知。先生獨反。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
便是仁。在知中。學知利行。便是仁。在知外。既是生知。
必能安行。所以謂仁在知中。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
些。子須是力行。方始到仁處。所以謂仁在知外。○生
知安行。以知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知勉行。以
勇為主。○北溪陳氏曰。就知仁勇等級而言。之生知
安行。為知。知主於知。就知上放重。蓋先能知之。而後
能行之也。學知利行。為仁。仁主於行。以行處為重。故
知得。須是行得也。困知勉行。為勇。此氣質昏懦之人。
昏不能知。懦不能行。非勇則不足以進道。○雙峰饒
氏曰。生知安行。隱然之勇。學知利行。非勇不可。到困
知勉行。全是勇。做出來。通考。史氏伯璿曰。詳分字等
字。是從理氣上分別出來。分是性分之分。是性中所
具之理。有此三者之分。所以見之於用。則各有所屬。
知屬知。一分。行屬仁。一分。強於知行屬勇。一分。以分

而言是平而分之。如禮記分無求多之分相似。此主理而言也。等是等級之等。是所稟之氣不齊。故資質有高下之等。所以_上等則以知為重。而主知。次等則以行為重。而主仁。下等則以強於行為重。而主勇。以等而言。是豎而分之。如孟子凡五等四等之等。此主氣而言也。如此則三知屬知之分。三行屬仁之分。無可疑者。東陽許氏曰。章句先以分言。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知之成功而一為勇。次以等言。則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及下面結語。則曰能自彊不息。則其至一。仍舊只主以分而言者。蓋以等言者。終是遺却一也。兩句今以三節總言。橫而推之。生知安行好學知也。學知利行力行仁也。困知勉行知恥勇也。豎而推之。三條之中。各有三德。第一條主知而言。生知學知困知。中之知仁勇。次條主仁而言。安行利行勉行。仁中之知仁勇。後條主勇而言。好學力行知恥。勇中之知仁勇。蒙引章句以其分而言。以其等而言。又下節云。通上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其說似不一。愚

謂上節章句曰。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則分明與下節所以知者智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其理昭合無間。止此一說盡矣。而下節好學之知力行之仁。知恥之勇。皆以其分而言者也。此自正大明白。非他說可得而紊。其曰以其等而言。又曰通上文云云。乃其餘義。蓋朱子析理之密。見中間又有此一。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與早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陳氏曰。人性雖無不善。而

氣稟有不同。惟其有清濁厚薄之分。所以有知行三等之別。上等人。氣稟清明。所以義理昭著。不待教而後知。故曰生知。賦質純粹。所以安於義理。不待學習而能。故曰安行。此聖人地位也。其次者。清多而濁少。於事物當然之理。必待學而後知。故曰學知。賦質純多而駁少。蓋真知道理而篤好之。如嗜欲然。故曰

利行。此大賢地位也。又有一等人。稟氣濁多而清少。須是困心衡慮。然後發憤以求知。故曰困知。賦質駁多而純少。未能利行。且須勉強努力而為之。故曰勉行。此又其次等人地位也。凡此皆其氣質之不同者。然本然之性無有不善。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及已。知處則一般。或安行或利行或勉行。及其行之成功。則一般。至此為能復其本然之初矣。

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

明不行也。

雲峰胡氏曰：以其分而言是說知行之屬。有先後以其等而言是說氣質之屬。有高

下至於知之成功而一。是知行之功足以變化氣質。天命之性本一也。至是則不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見其天命之本一者矣。知行之不可不勇也。如此夫。通考史氏伯璿曰：蓋生知安行則即此而在。無所謂

入無所謂至矣。學知利行者則未能即此而在。必得其塗而入。然後可由之。以至其域。爾較之生知安行。即此而在者。其所入之塗固遠近之異矣。况困知勉行者。又必由困勉而後可比於學利。又自學利而後可以上同於生安。方其自困勉始進之時。其所入之塗固與學利者有遠近之異矣。及其可比於學利。猶與生安者有間。不謂之異可乎。輯略程子曰：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禮義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于老聃。問官名于鄰子。何害於孔子。禮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語錄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底工夫。况是困知勉行底資質。○蒙引或生而知之。此三知字皆以已知者言之。或安而行之。此三知字亦以已能者言之。其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只是從上面評斷之詞耳。不然則生知安行者。又待何時方到及其知之及其成功之地耶。○問達德既人所同得之理。如何又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

份按吳因之曰好學力行知恥是困勉事又按王觀濤曰

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也。曰若非性分上帶來元有此智則雖困而亦不能知安得至於知之。一處但未免暫為氣稟所蔽耳。○存疑不分三等則下等之人望上等者如彼懸絕將以德非已有而自疑矣。不說知之成功一則下等之人將以上等之人為終不可及而自沮矣。聖人之言化工也。○知之成功一看來只是說知行雖有三者之異然到知之成功地位都只一般初無異蓋生知者於道固此知學知困知者初無淺深高下也。所以謂之一不可云學知困知者與生知一般。利行勉行者與安行一般。○不是勇怎生得到渾一地位。故曰所以至於知之而成功一者勇也。蒙引曰知之而成功一只是從上面評斷之詞說得是蓋知之行之便是成功了。此一句恐入之自沮耳。豈困知勉行方是半上落下及此方要其成。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近乎知

此入德之事即困勉者下手用功處非又在困勉下一等也。一說兼學利困勉下手用功處亦未為不通。此二家之說甚當存疑則云此又自困知勉行下一等人說蓋為哀公資質庸下恐於困知勉行猶不能及而又為此梯引之也。愚謂下困勉二等人即是困而不學者矣。豈足以言好學力行知恥乎。存疑所云大謬困勉錄反以為依註何也。註云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竊謂凡學利困勉未至於知之成功之皆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者也。非又下困勉一等也。○呂晚村曰達德理所同賦而氣有不全。承上文學利困勉者設法謂依此做去可以望知

聲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

事。朱子曰上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欠如此。○西山真氏曰既言三達德又教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然豈是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以不若人為恥則亦近乎勇蓋好學所以明理力行所以進道知恥所以立志能於此三者用功則三達德庶可漸通上文三知為知去聲下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節齋蔡氏曰三知主知三行主仁三近也。困知者勇之知也安行者知之仁也利行者仁之仁也勉行者勇之仁也好學者知之勇也力行者仁

中庸

章句

三

之成功之一故曰近知近仁
近勇○困勉錄曰賽合註謂
此三句重在好字力字知字
甚是翼註謂好字力字知字
字不重只重恥字此本蒙引
殊謬○夏古訥曰近字對上
節一字言要其成就處曰一
計其用功處曰近未遠一之
須求近之既曰近之自能一
之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
則是知之成功一矣
份按史氏一條較大全所錄
語意更為分明故取之
翼註曰觀一好字可見他自
知其愚而又求進於明分明
與自是而不求相反觀一力
字可見他著力挽轉情欲之
流而歸於正路分明與徇欲
忘返相反觀一恥字可見他
以不及入之能知能行為恥

之勇也知恥者勇之勇也通考史氏伯璿曰三知為
知三行為仁二句便是上文以分而言之意三近為
勇之次亦只是上文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
也之意上節已知之成功乃勇之至此獨自學利以
下求知之成功者說故曰勇之次耳通義史氏曰
或疑知之成功而一已包學利困勉而言為勇而不
言次三近正是學利困勉所以知之成功之由乃獨
不得為勇而為勇之次何也蓋知之成功而一就
已至處言故可為勇三近是就
方求處言故但為勇之次也
呂氏曰愚者自是而
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奴臥奴
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
忘私宋子曰仁則力行工夫多知則致知工夫多好
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意自可見○三山陳氏
曰所謂力行足以忘私者蓋世之怠惰不為者皆所
以自便其所欲故曰私○問此章以力行言仁前章

分明與甘為入下者相反
鄭申甫曰行即行此五達道
是也但為私意所蔽情意不
能懇至唯力以行之自然真
意流貫於倫常之間○賽合
註曰心中真知得羞愧自不
得不振作故可以起懦○樂
天齋翼註曰知仁勇既是達
德則好學力行知恥其下手
處亦不外於達道而他求須
要理會

服膺勿失又以守言仁何也雙峰饒氏曰守也屬行
以擇為知則當以守為仁以知為知則當以行為仁
各有所當問守與行如何屬仁曰仁者無私欲心無
私欲然後能守能行今人行不去只是被私欲牽制
守不往只是被私欲牽引耳○問呂氏元本云自私
者以天下非吾事朱子改之曰自私者徇人欲而忘
返如何較峰方氏曰呂公以公為仁有我為不仁力
行雖未是仁然足以去我朱子以純乎天理為仁有
欲便是不仁力行足以去欲故近仁呂氏就愛上用
上說仁朱子就本體上說仁也附朱子文集萬正淳
問曰楊氏曰力行則能推其所為故近仁楊氏之意
蓋指孟子強恕仁莫近之意而謂推其所為乃恕之
事故引之以解近仁也夫推其所為正古人所以大
過入之事以其猶待乎推所以未遽可謂之仁今楊
氏舉此以解力行近仁之說似不為過而先生
不取何也答曰如此則仁字只就愛上說了
知恥
非勇然足以起懦朱子曰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
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

份按饒氏史氏說三近皆是兼學利困勉下手工夫愈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恥為鄉人，進學安得不勇？○雲峰胡氏曰：達德自是人所同得之理，而此復以其近者言之，誘入之進也。蓋雖昏惰之極，亦未有不進者，但患無恥耳。周子曰：必有恥，則可教。侯氏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嗚呼！彼悠悠者，豈非無恥之甚哉？○東陽許氏曰：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是，知仁勇蓋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此體貼三近字說。通考朱氏公遷曰：論語兩章雖有入德成德之殊，而皆自一人之身合此三者言之，非各指其人之謂也。中庸三知三行章句以為知仁勇之事以分言者，止自一人之身合而言之，聖人全此知仁勇，其次當兼知仁勇也。以等言者，各因氣質分高下而言之。勇者用力，然後及乎仁。仁者用力，乃能及乎知也。然則入德之序，知居仁之先，成德之序，仁居知之首。氣質之等，知在仁之上。此其所以縱橫錯綜而不同與。困四書通饒氏曰：困知勉行者，以不及學知利行者為恥。學知利行者，以不及生知安行者為恥。○蒙引此

可見存疑所謂又下困勉二等之說之為非矣

樂天齋翼註曰：所以知俱包道德在內。○說約曰：五所以字俱有工夫在

份按許氏原文云：右自天下

學字專指知。○不可說知恥在好學力行之先。好學力行之不容自已，而決要及入處，乃是知恥之勇也。凡勇隨智仁言，不可以先智仁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

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

也。雲峰胡氏曰：黃氏云：此章當一部大學。大學以修身為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修身為要。上文言修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即大學逆推修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此言修身而曰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修身之功效。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二節天下之人生與我同

之達道五。至此為第二節。天下之人等語。乃另是一條解朋友之交。本載在天下之達道節下。續大全者一刪一并。一移其蓋遂不可解。

類皆在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所包最廣。除却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入朋友之倫。故大學言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朋友之交是提起道合之人。說蓋中庸是脩道之事。教君子之書也。交字不可輕讀。過○程氏復心曰。三知見道之方。三行達道之路。三近入道之門。以達道言。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非達德不行。以達德言。知仁勇非誠不行。以其分言。生學困知知之至也。安利勉行仁之至也。知之成功。一勇之至也。以其等言。生知安行知為主。學知利行仁為主。困知勉行勇為主。皆達德之行也。以其近言。好學知之近。力行仁之近。知恥勇之近。乃入德之事。存疑知不然。怎說得。知所脩身。○知好學。近乎知而從事於好學焉。則由好學以近知。以知而知道。而脩身之端以啓矣。知力行。近乎仁而從事於力行焉。則由力行以近仁。以仁而體道。而脩身之實以致矣。知知恥近乎勇。以居入下之可恥。而深自愧恥焉。則由恥以近勇。以勇而強道。知行並至。而身無不脩矣。○知斯三

說統曰。此節是備論治法。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即此是也。○翼註曰。講此節。不要犯了九經之事。○困勉錄曰。大學之明親。即此章之脩身治人。皆合之則一件。分之二。有兩件也。新只完得明的事。治人只完得脩身的事。此合之只一件也。新民自有新民事。治人自有治人事。此分之二。有兩件也。然明新脩治界限。

者則知所以脩身。此收拾上文。脩身以道至。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意。蓋脩身以道。而天下之達道有五。脩道以仁。所以行道之達德有二。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三者入德之事也。故知斯三者。則可以入德而脩道。而身之脩不越此矣。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此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也。語意云。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廣平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體謂設以身處上。倪氏曰。經者常也。即所謂庸也。體謂設以身處上。

殊難分。如此章既以達道屬
修身則尊賢不在朋友內乎。
親親不在父子昆弟夫婦內
乎。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
百工。柔遠入懷。諸侯不在君
臣內乎。何者非修身之事而
又以之屬天下國家何也。大
抵身不能離天下國家而為
身。其身與天下國家相接處
即屬修身。其經理乎天下
國家者。即屬治人事。然則九
經雖與達道相類。而前言達
道者以其相接處言。後言九
經者以其經理處言。講尊賢
以下八件。須與前達道有別
方是。尊親雖承上段來。然亦
有別。若大學之仁敬孝慈信
則俱兼明新言之也。孝弟慈
亦然。○又曰。經字註只云經
常也。游氏兼有常有條言。倪

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雲峰胡氏曰。羣臣相
去疎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
可耳。庶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
其子。乃可耳。體字子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無
字皆心誠求之者也。賓旅本齊桓公葵丘載書中語。○三山陳氏曰。遠人
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皆是離家鄉而來。須寬恤之。若
謂四夷不應在諸侯之上。○蒙引註。柔遠人所謂無
忘賓旅。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商旅
之徒。下文所謂嘉善矜不能。蓋指遊士言。送往迎來
則兼指朝聘者。商賈行旅亦在焉。或不兼言商賈行
旅。亦非也。下文章句曰。柔遠人則天
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塗可見矣。此列九經之目
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
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三山
陳氏

民又以庸言。常是正訓。該得
庸與有條意。

賽合註曰。註云此列九經之
目也。末云此九經之序也。序
意輕。目意重。序即在目中。
困勉錄曰。親親以下。依目註
以家國天下分配是矣。尊賢
將何屬乎。曰。尊賢統乎身與

曰。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
之之謂。正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
臣者也。○蒙引註。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
故尊賢次之。不是尊賢了方去脩身。脩身元在先。必
尊賢以資講明脩身之道。方日進耳。上文欲盡親親
之仁。必由尊賢之義。亦是如此。差之毫釐。則把親親
都且空住。待尊賢以講明了方來親親。蓋脩身以仁
是我分內本領第一件事。尊賢只是資其講明以輔
吾仁。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
音。潮。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
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
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
親。何也。程子曰。道孰先於親
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陳氏曰。經有九
其實總有三件。三件合來共歸一件。蓋敬大臣體羣

家國天下者也。身與家國天下之理皆藉尊賢以得。存疑專以尊賢屬稱身。未幾蓋存疑亦本目註而失之也。目註本當活看。

份按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節。許氏有若自凡為天下國家九經至此為第三節二條。余未刪許氏原語。作此第三節四字。而移置此處大謬。

臣其本從尊賢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其本從親親來。而親親尊賢之本。又從脩身來。視

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列

反也。朱子曰：體羣臣章句與呂說體字雖小不同。然

猶四體移之股肱大臣豈不可乎。朱子所訓不可易

矣。觀下文忠信重祿所以勸士釋云待之誠而養之

厚蓋以身處其地而察之可移易否乎。通考程氏復心

曰言九經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

經大學新民自新為先中庸九經脩身為始大學止

於至善與中庸依乎中庸合大學所止以敬而入中

庸所依以知仁勇入貫之則皆誠也。東陽許氏曰

此第三節附語錄問呂氏以有此九者皆懷德之事

而刑不與焉豈以為此可以常行而刑則期于無刑

所以不可常行而不及之歟。曰也不消如此說。若說

不及刑則禮樂亦不及此只是言其大者而禮樂政

刑固已行乎其間矣。存疑上言脩身之事既明了

然後及於治人治天下國家然治天下國家又有許

多事在故以九經為言為治之道九經盡之矣。比大

學所言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尤加詳焉。前面許

多說話皆是為脩身而設也。後面許多說話皆是自

脩身而推也。故上文說達道達德而結以脩身下文

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脩身

大學釋新民必先自新即是此理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

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

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

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

翼註曰九則字皆不期而至意俱上輕下重方是九經之效。困勉錄曰說約謂公卿為大臣則上中下士為羣臣無體任之羣臣則未仕之士報禮重之說也。三山陳氏謂士者百官總稱此在他處或有之。此處只依說約為是。又曰此言九經之效而獨曰百姓勸謂百姓之交相勸也。下言九經之事以勸言者則

謂士之有以勸之也
袁了凡曰前云修身以道此
云修身則道立所立者即其
所脩者也

翼註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
若小臣聚訟盈庭而無一元
老主張事安得不眩章句小
臣不得以聞之句最說得好

困勉錄曰財用足有兼國用
民用言者有單就國言者兼
說為是○又曰翼註看財用
足與蒙引存疑合但謂大註
通功易事二句反費解夫註
雖云農末相資原重在農資
於末邊末嘗費解饒氏泥之
乃費解耳

陳氏曰表儀也如書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書洪範

所謂表正萬邦之表皇建其有不惑謂不疑於理資講明故不疑於理師不

眩音縣謂不迷於事北溪陳氏曰不惑是理義昭著無

迷也所眩也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聞去聲之故臨

事而不眩也蒙引註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

時區處而言則謂之事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

資故財用足朱子曰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

可以足器皿之類雙峰饒氏曰財用是兩字財是

貨財用是器用一人之身豈能百工之所為備如農
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
用推此可見其餘蓋農工相資則上下俱足蒙引

翼註曰四方歸之兼資樂為
用旅願出金言

份按如織紵可以足布帛之

財用二字饒氏以為財是貨財用是器用農得用以
生財工得財以贍用此說非也有財此有用如耒耜
布帛皆財也布帛有布帛之用耒耜有耒耜之用凡
有資於民生日用者皆財也財皆有用也不必金銀
寶貝方喚做財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

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去聲者博而威之所制者

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陳氏曰報禮重君視臣如手足

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也雲峰胡

氏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
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章句以為即是皇
建其有極皇極建而九疇敘君道立而九經行其旨

一也尊賢尤與修身相關修身則道成於已尊賢則
見道分明而無疑章句曰此九經之效也道立是脩

身之效以下皆道立之效通考東陽許氏曰來百工
是招徠諸工人在國如織紵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

上原文有朱子謂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財用乎三句豈可刪去○則財足彼此皆足只此一串意二句原文作則財用彼此皆足通功易事只是一串意文義甚明當改正○舉天下之財用足也下原文有蓋下民皆視上之所為而化句文義更醒份按懷自是德威自是畏章句二句本非對說乃是就懷字中勘出畏字耳許氏分貼之說原不為過因勉錄議之非是天下畏諸家皆將天下推開說然須補諸侯畏意方完蒙引所謂以德服人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之威是也

足器皿之類章句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是農通於未未通於農則財足彼此皆足只此一串意是言舉天下之財用足也舜命垂共工列在九官周工人皆屬冬官漢以來將作大匠亞於九卿則古人未嘗以工事為輕凡此藝之工巧者既表而用之又自餽稟以養之則天下之習此藝莫不勉為工巧而天下器用無不足柔遠人謂無忘賓旅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經言懷諸侯天下畏之註德之所施者博貼懷諸侯意威之所制者廣貼天下畏之天下舉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為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夷狄異類莫不畏服蒙引懷諸侯本是德乃曰天下畏之何也蓋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二句雖是平說下句又自上句而生何也以德服人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之威矣是威生於德也所謂小邦懷其德大邦畏其力者又是德力對說與此不同○此畏字非畏威懼討也畏不義以負上也蓋從德生威○存疑九經先效而後事者欲歆動哀公爾

翼註曰要看幾箇所以字言效是自然應我的此言事全是我去盡工夫份按勸親親此乃所以使諸父昆弟不怨也吳因之謂勸親之親於我極是蒙引謂人皆勸之而各親其親存疑謂勸親親其勸別人皆不可從呂晚村曰若謂必如此而後勸太說壞了士民若謂為要他勸而後如此太說壞了君上之所以勸三字旁人說道理如此耳君與士民皆中皆者不得此三字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省悉井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

乃是彼此互見存疑云此專就臨民時非也
樂天齊翼註曰盛服只是不妄意非華飾也○賽合註曰非禮不動兼內外言○翼註曰自一念以至百為皆其動

中庸大全卷之三
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脩身○雲峰胡氏曰齊明盛服靜而敬也即首章戒懼存養之事非禮不動動而敬也即首章慎獨省察之事通考朱氏公遷曰此以身言而言在其中然主乎理義而言曰養身主乎德行而言曰守身主乎天理之實而言曰誠身主乎事理之正而言曰脩身正心者脩身之先務事親者脩身之大節持敬者脩身之要法體道者脩身之實事又心以其所主宰者言敬以其所持養者言道以其所踐履者言之所親愛以下五者以其所應接者言附蒙引非禮不動此動字兼視聽言及思通一身而言也論語動對視聽言則專指身心之動也此動字對齊明盛服有動靜之分也故動字所該尤廣○勸賢勸士勸百姓勸百工此勸字就該得尊字體字子字來字意然不可以為正當尊字體字來字子字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

魏崑溟曰尊賢則不惑先要除君心之惑方是尊賢
份按惟其優崇是以專任雖兩意實一也

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聽讒言則知入之道不明而賢者不安好色貨則必不能尚德而與賢者自相背馳改此三者而後能貴有德者尊其位爵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蓋宗族且主於養若有才德則自隨所宜用之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任使謂足以任其使令時使則得以乘天時盡地利而所取者廣既讀曰餼餼稟斂之又薄則民皆殷富而愈力矣

稍食也周禮天官官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

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稍食吏祿廩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朱子曰餼牲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稟即廩給折稱事如周禮稟古老人職曰考其弓送錢之類是也

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夏官稟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音咨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

份按給過所語類作給過所賜

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箠盛矢器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乘其事。試音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乃入工于司弓矢及繕人。豪讀為芻。豪之豪箭翰謂之豪。○新安陳氏曰食必與事稱有功不可負無功不可濫。通考東陽許氏曰此官主弓弩箭矢故曰豪人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攷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往則為授節以送之。朱子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是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四方送逆及疆註疏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謂朝覲會同者也。路節道路之節旌節也。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此類皆授節。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新安陳氏送往之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日委積畜聚也。周禮遺人掌牢禮委積註云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又司徒註少日委多日積。通考東陽許氏曰

份按此段大全今本所載全不成文今附錄原文於後

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聚之以待羈旅之等。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皆委積迎來之事也。東陽許氏曰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註疏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日委。多日積。里居也。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其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廩餼。野鄙在遂中。謂客有羈繫在此。未得去者。則惠之。又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註疏野謂六遂之外。至王畿二百里為甸。三百里為稍。疏材草之實。木林木之實。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聚之以待羈旅過客之等。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類皆委積迎來之事也。○語朝謂諸錄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留於其國者也。

份按小聘使大夫一條。鄭氏註非趙氏說也。

賽合註曰。一者誠也。誠不在九經外。只條件皆實心實意。做出便是與上行之者一對。看彼為天德之實。此為王道之實。總見三誠乃道德九經之樞紐也。○呂晚村曰。下節豫字正豫此。而註云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原雙承兩一也。而言猶大學自脩。

中庸大全

侯見形旬反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此

反。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年也。通考趙氏惠曰。小

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此大聘與朝。晉朝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附存疑絕

其服數來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附存疑絕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

之實也。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雲峰胡氏曰。脩

身不實。則欲得以閒理。尊賢不實。則那得以閒正。親親不實。則疎得以閒親。推之莫不皆然。○新安陳氏

始誠意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亦止推此好惡之實也。前一也是脩身之一。此一也是治人之一。行有兩層。一只此。又曰豫之為說。非謂凡事要先圖先慎也。先圖先慎。止講得一事。天下那有事事先圖先慎之理。惟能擇善固執而豫得此。則天下凡事之理皆本此而行。無不知之明處之當。故曰先定乎誠。不是豫其事也。又曰凡事二字。註何以貼道德九經。專為上文兩箇所以行之者一而設也。若脫離一字。更豫其箇。其所以為豫則下文擇執之功也。賽合註曰。豫有立誠工夫。則實心素存。實理素具。德可脩道可行。經亦可舉。是謂事豫則立。言事行道。非道德九經

曰中庸一書誠為樞紐論誠雖至誠者天之道處而始詳而誠之名已見於鬼神章誠之不可掩之一言誠之意已兩見於三德九經行之者一之。二言矣。誠之不可掩以實理言。兩行之者一皆以實心言也。通考程氏復心曰。以其序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去讒遠色。賤貨貴德。所以勸賢自脩。身之始推之。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官盛任使。忠信重祿。所以勸大臣與士。自尊賢之等。推之時使薄斂。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姓百工。送往迎來。朝聘以時。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自親親。推之以其實言。九者皆所以行之之自誠之學。推之大學。自脩身至平天下。在先誠其意。中庸自脩身至懷諸侯。行之一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行去聲。路其劫反。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音致也。疚

中庸大全 章句 中

外別有四者。只是言此則為
言。指此天下則為事。行此一
身則為行。此皆當然之理。則
為道。新說謂以道德九經為
凡事。則言專行道說不去差
矣。又曰。不跲不困不疚不窮
即是立。
份按開時不曾做得云云。不
就誠字發論。與上所謂句句
著實不脫空者不合。及檢語
類。乃另是一人所記也。

困勉錄曰。言之而不可行曰
跲。行有不慎於心曰困。內省
而惡於志曰疚。取之而不逢
其源曰窮。指之天下謂之事
行之一身謂之行。又曰。翼註
謂跲顛躓也。言有舛錯如人
有蹉跌。窮字解做盡字。與困
不同。道前定者。如有源之水

滾滾流出。更無窮盡。按以道
前定為有源。則可以為一源
則偏又曰。既有言行事之前
定。則道亦在其中矣。又說道
前定何也。蓋道不止包得言
行事也。翼註以道前定為一
源之理。太偏。又曰。道雖包得
言行事。然作文須還他四平
不必重道。

份按在下位節是言在下位
者。不可不先立乎誠。須一氣
趕出。誠身有丘月林謂推言
素定之意。是從獲乎處。歷歷
推到誠身。又推到明善。這明

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

是也。朱子曰。言前定。句句著實。不脫空也。纔一語不

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

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

窮。此一句。又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

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陳氏

曰。上凡事一句。乃包達道達德九經而言。下事前定

一句。乃指其事而言之也。項氏曰。言誠而必言豫

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取之。則

不窮矣。雲峰胡氏曰。上文言達道達德九經之所

以行。此則總言凡事之所以立。蓋曰。是誠也。非一朝

一夕之故。戒懼慎獨。養之者。有素矣。如此。則先立乎

誠。而後事可立。可立。則可行矣。章句以先立二字。釋

前定。正與上二行字相應。新安陳氏曰。四前定字

所以申明上豫字也。非以豫與前定為誠。乃是所當

豫。所當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困語錄問凡事豫則

立。以下四句。只是泛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

之屬。曰。上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

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

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豫則立。則此凡事。正指達道

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

所以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淺說

由是言之。達道也。達德也。九經也。凡事皆欲先立乎

誠也。惟能先立乎誠。則事以立。如達德而能先立乎

誠。則達德全。達道而能先立乎誠。則達道行。九經而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

善誠身正是素定之本意。方才說出那凡事豫則立之工夫來也。此說甚當。蒙引謂治民獲上信友順親與誠身各為一事。而節節都要豫立乎。誠說則謂治民在立誠以獲上。獲上在立誠以信友。信友在立誠以順親。順親在立誠以修身。修身在立誠以明善。逐句皆以誠為說。而不獨誠身句有誠字。其說皆不可從。蓋細玩或問講此節。從獲上遞推上去。以至誠身方說出誠字。其問語則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此從獲上說到明善誠身。而不言治民信友順親。則謂治民獲上信友順親與誠身各為一事。而節節都要豫立乎。誠與逐句遞推皆以誠為說者。俱

中庸大全 章句
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

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朱子曰。反

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實有這

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

不誠矣。新安陳氏曰。所存所發。指心而言。不明乎

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此又推本從天命

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問凡事豫則立。言與事行與

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自不獲乎上。不信

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

則先立乎誠。為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

誠乎身矣。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

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真知善之為可好。而好之則

如好好色。真知惡之為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

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

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誠意

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朱子曰。得之。陳氏

曰。此一節又推明誠不可不前定之意。須自誠身明

善。始緊要在於明善。善者天命率性之本然。須是格

物致知。真知至善之所在。否則好善不能。如好好色。

惡惡不能。如惡惡臭。雖欲誠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

往而不通。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

遺矣。雙峰饒氏曰。前言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

日身不誠。不順乎親。以入德之本言。則脩身必先事

非矣。○淺說尤與經文語氣不合。○份又按存疑謂言事行道四句。是明先立意。不于誠字。言事行道皆要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與朱子之說不合。斷不可從。其說在下位節。謂欲治民先獲上。欲獲上先信友。欲信友先悅親。欲悅親先誠身。欲誠身先明善。此只是推明箇當素定意思。猶訓譏之曰。存疑又不粘誠字。且只再虛推那前定二字。謂與言事行道一例。然上節已推明白。夫子於正意通不說。只管把箇前定推了。又推有何意味。其說可正存疑之誤。

困勉錄曰誠字有統知行言者有專主行言者誠身之誠專注行言者也誠者誠之者之誠統知行言者也

份按程氏復心分此章為六節大全止載第四節第六節餘俱刪去遂令首尾不全可怪之甚

份按許氏此條有右自凡事豫則立至此為第四節等語如何刪去○份又按事素有誠以下本載在凡事豫則立節下更有言素有誠則臨時句向著實無虛妄不誠則說不去如顛蹶然數語續大全者刪去此數語又移置在下

位節而與明善即格物致知云云并為一條殊不可解○份又按許氏用仁山金氏說分此章為六節章首至知天為第一節天下之達道五至知斯三者節為第二節九經四節為第三節凡事豫則立二節為第四節誠者天之道節為第五節博學之三節為第六節大全本惟第六節無誤第一節第五節其誤小第二節第三節其誤大第四節竟行刪去更可怪矣

困勉錄曰翼註謂前誠者以理言後誠者以盡此理之人言兩誠者不同此說極明兩

友上言親親此則言順親上言脩身此則言誠身其道一也勉齋云此一章當一部大學誠身是包大學誠意正心脩身而言心是所存意是所發故章句釋誠身必兼所存所發言之上文曰知天而此曰明善善即天命之性天命無有不善學者當知夫至善之所在是即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天不可不知善不可不明又見三德必以知為先也通考程氏復心曰第四節包達道達德九經總言之豫與前定一皆誠也言不貽事不困行不疚道不窮欲先立其誠也推言素定之意治民獲上信友順親皆誠身之用明善誠身之本以入德言則脩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東陽許氏曰此節專提斷不可不誠之意推至於誠身而止誠身又在明善明善即格物致知誠身即意誠心正身脩也事素有誠則雖事變之來亦無所礙不誠便有困屈行素有誠雖處夷狄患難莫不從容不誠則將枉道矣道則通包上三者有誠則應物必當出之無窮又曰自章首皆言上之率下此言在下位却主下事上說蓋脩道之

教無所不該經四道字謂有其法也○董氏彞曰大學言誠意中庸言誠身大學細論其節目之詳中庸統論其成功之大附讀書錄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明善即是知性○明善是明仁義禮智之性誠身是實性之善無一毫之妄○明善是格物致知知性知天之事誠身是誠意正心養性事天脩身之事○誠即性命之實理非性命之外別有誠也○蒙引誠明二字不可泛泛看章句解反身不誠則謂反求諸心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解不明乎善則曰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是皆何等工夫地位也○此正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之事而擇善即達德之智誠身即達德之仁而勇即在其中矣○存疑誠原不在達道達德九經之外只其實處就是誠也故擇善固執工夫亦只是知仁勇立誠工夫夫亦不外知仁勇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

誠之者亦當云前誠之者以
功言後誠之者以盡此功之
人言○陸襄若曰誠者天之
道二句懸空提此二句主理
不主人誠者從天命源頭說
聖人有此誠凡人亦有此誠
如大本之中達道之和不得
為君子私也誠之者從循道
說而戒慎恐懼始專功君子
矣○翼註曰誠者至聖人作
一語讀言誠者乃是不勉不
思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聖人
二字對下文擇善而固執之
者的者字看切不可云從容
中道者何人哉乃聖人也則
隔斷口氣了○份按仇滄柱
曰天之道就入身中指出自
然之理泛言於穆流行者非
單照聖人分上說者亦非誠
之者專指學知利行以下者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
去聲從
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
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
人事之當然也附蒙引此二句是相承之言非相對
之本然而言人之道以人事當然者言蓋理本無不
實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然之實所謂復其初也○
天之道也是天命之性本無不善者也或以元亨利
貞言則是以命為天道非指性言矣今但以理之本
然為天道則正所謂人心天命之本然者善即真實
無妄之理也更以孟子註所云理之在我者一句證
之不待多言矣且以人心駕在天命之上命詞之意可知也
聖人之德渾然天

言聖人雖不廢人功然既出
生安便屬本然之天道章句
不思不勉條云則亦天之道
也以上面天道所該甚廣唯
聖人能不失其天道故加則
亦兩字以別之擇善固執條
云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以上
面人道本指學者擇執一句
乃證其實事故用此則二字
以接之又按呂晚村曰天道
本誠而人誠之猶明德而曰
明明德也凡生安聖人與學
利困勉等人皆是誠之者之
屬但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竟
與天體相似故屬之誠者而
註云則亦天之道也擇善固
執底人純是明善復初工夫
故屬之誠之者而註云此則
所謂人之道也已上仇呂二
說論誠之者處不同似皆有

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
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
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問明善
者為先朱子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惡須揀
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東陽許氏曰擇善然後可
以明善擇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
之理合外內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
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
之道也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為天
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
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章句兩以下字該困知勉
行在其中○朱子曰誠者

理然仇說尤長

份按陳氏所謂自元亨而利貞
貞韞釋作自元而亨利貞將
元字另說與下貞而復元句
更相關合
因勉錄曰北溪言天道人道
有數樣最精但其言於穆之
天道與誠之對看則不是此
天道當兼對誠者誠之者看

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為者也誠之者人之
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
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
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欠缺問在天固有真
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思不勉而從容
中道無非天道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為一即天之道
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而後能明是善必固執然後
能實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曰善○北溪陳
氏曰天道人道有數樣分別且以上天言之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自元亨而利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
一息之間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白
黑萬古皆常常然不易又如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萬古
皆然無一息之差繆此皆理之真實處乃天道之本
然也以人道相對誠之乃人分上事若就人論之則
天道流行賦予於人而人受之以為性此天命之本
然者便是誠故五峰謂誠者命之道蓋人得天命之
本然無非實理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皆不思而得
不學而能即在人之天道也其做工夫處則盡已之

吳因之曰善是本體即誠者
天道也善何待擇正在人心
夾雜中擇出天降本體來

因勉錄曰存疑謂不思不勉
從容中道一正一反則不思
不勉中已兼得勇意雙峰則
以從容為勇二說俱通又曰
蒙引謂中字得字重然着來
誠之者何嘗不中不得還重
不思不勉為是

忠以實之信凡求以盡其誠實乃人道也又就聖賢
論之聖人生知安行純是天理徹內外本末皆真實
無一毫之妄不待勉而自中不待思而自得如人行
路須照管方行得路中否則蹉向一邊去聖人如不
看路自然路中行所謂從容中道此天道也自大賢
以下氣稟不能純乎清明道理未能渾然真實無妄
故知有不實須做擇善工夫行有不實須做固執工
夫擇善是辨析眾理而求其所謂善致知之功也固
執是所守之堅而不為物所移力行之功也須是二
者並進乃能至於真實無妄此人道也○雙峰饒氏
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
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
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
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眾皆勉強而已獨從
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擇善近知固執近仁而勇在
其中論誠者則先仁而後知以成德之序言也論誠
之者則先知而後仁以入德之序言也○雲峰胡氏
曰自此以前十六章言誠之不可揜是以天道言誠

份按許氏原本云右言誠為第五節較此更分明

上文誠身是以入道言誠所以於此總兩者言之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不勉而中者安行之仁不思而得者生知之知從容中道者自然之勇此以上皆言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此以下兼言仁知勇聖人成德之事論語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此以上見之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此以下見之下章盡性仁也前知知也無息勇也博厚仁也高明知也悠久勇也如地之持載仁也如天之覆幬知也如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勇也往往皆言仁知勇而於此始焉至論學知利行之事擇善為知固執為仁又依舊先知而後仁其所以開示學者至矣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五節上二節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明言之誠者天之道指此理而言誠之者指心而言下誠字雖以聖人之心而言然聖人之心即天也誠者先仁後知以成德言誠之者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附蒙引此節誠字即前所謂所以行之者一也故此當以三達德五達道為主意如聖人

份按吳因之曰註言學利則困勉亦在其中即上節章句

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至有弗學節則又另提起困勉來說緣哀公資質庸下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故著如此做勵以下節為困勉則可以上節為專言學利則不可困勉錄曰此言言誠之目學利困勉俱在其中下節專以困勉言不言學利者用功較逸也如此看較安不知朱子何故不然今姑從註可也上吳陸二說所見略同似亦有見然朱子分得自直截不可輕改

則自然三達德無一之不實而能行此五達道乃生知安行之謂正所謂則亦天之道也其誠之者之擇善即學知困知也固執即利行勉行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去聲學而

知如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

者廢其一非學也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

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陳氏曰擇善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儘用功多固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真能知之則行處功自易也雙峰饒氏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訂其所學之疑思必謹然後有以

存疑亦疑此節註然謂此條作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下條作三近更不如吳陸二說矣斷不可從也○翼註曰五之字俱指理言即擇善學字○袁了凡曰朴實頭守將去不求效驗不逞精彩這便是篤

精研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真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繆擇善至此擇之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為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為何如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通考東陽許氏曰博學是總說一句在上面蓋為學規模不廣安能知道此是總言為學之意至於一事一物言之則亦須廣求遠取以反覆其理如是然後有可問者問思以下却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暢既問而得之矣又思之使自得於心可也思則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鑿非慎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毫凝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焉是皆積累工夫自常人而誠之欲至於至誠非文理密察工夫

焦漪園曰百倍之功正是弗能弗措處不以志與功分言○困勉錄曰賽合註謂朱註云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並無志字奈何世

積習安能攀緣而上附語錄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脩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淺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思○或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輯釋道川倪氏曰博學之學以知而言程子所謂非學也之學兼知行而言也○蒙引註此誠之目也誠之目只是學問思辨及篤行而已下文有弗學一條亦同是學問思辨及篤行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下文困而知者亦所以擇善而為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下文勉而行者亦所以固執而為仁也故誠之目雖解在此條之下而意實該到下條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

儒妄自添捏說上五段是志下四句是功蓋朱註解為則必要其成則已自是用功百倍其功只在為則必要其成看出通節只主用功說此說極明然說約又收語類之說曰弗措也只是虛說未是勇事到得後面說入一已百人十已千方正是說勇處說得不明易混大全刪之自有見

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

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朱子曰此一段是因上面博學

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弗能而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陳氏曰學問思辨智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事○雙峰饒氏曰達道有五知此者曰知行此者曰仁勉於此者曰勇實知實行而實勉者曰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擇乎善所以求實知也篤行以固執之所以求實行也五弗措所以求實勉之也知之實行之實勉之實則達德之實體立而達道之實用行矣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釋此節之意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然則不為則已一句說有弗學意為字說學

份按果能此道新安陳氏雲峰胡氏俱單承困勉說蒙引淺說則兼承學利困勉單承為是○又按淺說謂明即知強即仁而勇在其中此本胡氏賽合註則謂明是知強是勇不言仁者知仁勇總是箇仁也淺說為安

之意則必要其成五字說弗能弗措也之意推此以例其餘則當以學問思辨行上五字句絕五之字著讀五也句絕附蒙引或說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看來亦是蓋除却生知安行者不在所比方也人一能之十能之但日一日十便是經用工夫者矣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朱子曰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新安陳氏曰自入一能之以下乃子

思子喫緊為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真能於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思子豈欺我哉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去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

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音扶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音魯莽音莽莫古莫魯後二反滅裂之學莊子則陽篇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新安陳氏曰成己仁也進學不勇卒也不能成己是自棄其身於不肖之歸非不仁而何○朱子曰

某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踈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雲峰胡氏曰前日鮮能曰不可能此能百倍其功則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亦可謂知矣充之而義精可也雖柔必強亦可謂仁矣充之而仁熟可也以此見得中庸非不可能能之者在乎人人之所以能之者在乎勇通考程氏復心曰第六節言誠之篤行之利行所以為仁以愚柔釋執言弗措已百已千困知勉行所以為勇此當一部大學○朱氏公遷曰此因氣質不同主乎學力而言之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使學者知所戒言必明必強知之成功而一者使學者知所勉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

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

爾陳氏曰此說孔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引此以明道統之傳也○雲峰胡氏曰上章所述文武周公皆是舉而措之之事此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至第三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愈可見其所傳之一致焉○新安陳氏曰論語堯曰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子思此章正此意也蓋包費

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或問章句第十六

而言至此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也雲峰胡氏曰十六章則兼費隱而言不言小大而包小大於其中此章則兼小大而言不言費隱而包費隱在其中兼字包字各有攸當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達道達德九經凡事前皆一一言之是其小者後專言誠是其大者故曰兼小大而隱固在其中至於誠一節全以理言豈非隱者然聖人天道學者人道又豈駕虛言而遺事故

份按中庸大全其說實理處每不能詳盡而徒於枝葉間費詞分疏不也甚矣編書者之陋於識也○大全原本襲用輯釋本雖多舛悞猶意在簡淨至本增入之說則紛擾叢形幾無一可取矣凡史氏等說皆今本所增入也

曰包費隱是小大之中包費隱也諸章皆費隱中有小大故兩章費隱字皆在上十六章鬼神先言大者後言小者故曰大小此章先言衆目後言誠故曰小大○史氏伯璿曰胡氏之說似乎得之但語焉不詳猶未知其細辨兼包之義至曰此章不言費隱則似乎有礙此章不言隱耳未嘗不言費也愚則以為兼則二義並列一章之中而不可紊包則一章總該二者之義而不可分蓋兼有限包無窮兼是本章所有有包非本章所有亦不但中庸一書所有是凡天地間道理此章無所不包雖中庸中所言不過亦是天地間道理亦在其中爾且以兼之一字言之則各章但言費而隱在其中不可以兼費隱言也前三章言小則不言大後三章言大則不言小亦不可以兼小大言也惟十六章言鬼神之事以不見不聞與體物如在二者並列於一章之中則不見不聞正是隱體物如在正是費故謂此章兼費隱也二十章以文武之政治天

困勉錄曰兼小大包費隱之說。胡氏史氏蒙引之意俱同。但蒙引尤簡明。又史氏謂誠字包費隱。雖是然。不若蒙引即以小大包費隱也。蓋不必誠字始包得費隱。且誠字亦不止包得費隱。即小大獨非誠字所包乎。

中庸大全 卷之九
下國家之九經與脩身事親知人三知三行三近擇善固執等事並列於一章之中則政與九經正是大脩身事親等事正是小故謂此章兼小大也此二者皆本章自有其義則所指固有

限矣若以包之一字言之則十六章只是體物之一言可以包大小二十章只誠之一字可以包費隱蓋十六章說鬼神之費處不外乎體物之一言而體物之一言則於費之大小可以總該之矣陳定宇所謂體物不遺總而言之所該甚大即一物言之亦鬼神為之體茲非小歟其言可謂至明白矣非體物一言可以包大小之謂乎二十章答問政之言雖非一事然皆不外乎誠之一言觀於達道達德九經皆言所以行之者一與章末語誠始詳之意可見則誠之一言於道之體隱用費可以總該之矣參以或問論誠為此篇之樞紐處有曰費而隱者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此言可謂簡而明矣非誠之一字可以包費隱之謂乎此二者皆是包涵天地

中庸大全 卷之九
間道理非一章一書所自有者則其所包無窮可知矣蓋費隱大小是天地間道之體用特聖賢於中庸言之耳豈中庸所得專哉然則雖本章所兼有者不過亦是天地間之道亦在無所不包之中况其所謂包者又豈可但就一章一書求之而不知其為包涵天地間無窮之理乎

附蒙引章句於鬼神章則曰兼費隱包大小於此章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與曰包者不明言但意所包舍也兼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未嘗兼小大而言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脩身以至於懷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於困知勉行大小亦皆兼言並舉矣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也○自文武之政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須正己以正人也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備言正人之事而實正己為之本也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則又詳言正己之事也蓋哀公問政意止在正

入孔子之答則重在所以能正入者○存疑此
章自入存政舉後當分三節看自為政在人取
人以身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為一節是
說脩身事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
者一也為一節是說治人事自凡事豫則立至
雖柔必強為一節又是說脩身事總之是人存
政舉一意反覆推說自脩身中細分又有三層
意蓋脩身不外以知仁勇行五達道而已自脩
身以仁推而至於天之知有其意矣未言其
實也自天下之達道五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
脩身言其實矣未盡其詳也凡事豫以下至未
始盡其詳○淺說哀公問政蓋欲知所以治人
者孔子答之則重在所以治己者章內備言人
君脩身之事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則仁之一
言似乎盡之矣又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
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所以行之者三而及
夫智仁勇又曰所以行之者一而歸於誠及正
言脩身之事則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是又首

份按言天之實德原文作言

章靜存動察之意而專重夫敬也蓋以其無不
敬謂之敬身以其無不誠謂之誠身以其無不
仁謂之仁身其實一也敬則必誠誠則必仁三
者有則俱有舉其一則該其二也○脩身惟在
乎仁以行之而智則所以開其塗轍使其所行
不差而勇則所以堅其志意使所行不倦而已
是智也勇也始終成就此仁者也亦歸於仁
而已矣故曰脩道以仁則脩身之事盡矣
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
也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黃氏曰中庸著
一誠字鎖盡○格菴趙氏曰中庸一篇無非
說誠自篇首至十六章始露出誠字然專說鬼
神是以天道言至此章說許多事未乃說誠身
工夫乃是人道自此以下數章分說天道人道
極為詳悉通考東陽許氏曰誠者此篇樞紐今
以此言觀一篇皆誠也言天之實理固誠也言
天之實德亦誠也言人之欲實之者亦誠也天

聖人之實德。其義為長。蓋上文言天之實理。就天言。下文言人之欲實之者。就學者言。則此句自應指聖人說。不知何故改之。

份按又以實夫達德下。較原文落也字。此雖亦然。然得也字句方足。

命者以實理賦於人物也。性者人物得天之實理。道者循此實理也。教者品節此實理也。戒懼存此實理。慎獨行此實理也。未發之中。實理之體。中節之和。實理之行。中和實理之感。而位育實理之應也。中庸誠之至也。大舜誠也。顏淵誠之者也。強矯誠之者。當如是也。孔子依乎中庸。亦誠者也。道之費而隱。誠之盈乎天地者也。費之小大皆誠之所生也。言鬼神。見幽顯之皆誠也。仁者。天地生物之誠。而人得以生之誠也。脩道以仁者。體此誠也。親親尊賢。誠之施也。殺等之禮。誠自然之節也。達道達德。九經皆以誠行之也。豫與前定。先立乎誠也。自治民推至乎明善。皆在誠乎身也。自誠者以下。明言誠又以實夫達德。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皆明言誠。二十七章洋洋優優。皆誠之著也。尊德性以下五事。又言誠之方也。二十八章為下不倍。二十九章為上不驕。亦誠之之事。三十章至三十二章。皆誠者也。末章歷序誠之。以至於至誠復言天

道之誠終焉。又細而推之。何一語非誠也。黃四如曰。此下諸章。反覆誠之之義。而貫命性道教中和費隱之妙。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

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日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家語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云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入以身脩

份按只覺首段合字殊不可解。檢語類乃是尾字之訛當改正。

身以道脩道以仁云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云云及其成功一也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知云云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云云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云云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云云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日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朱子曰前輩多是逐段解去某初讀時只覺首段合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

份按史氏謂在下位節說人臣欲輔上以治人者其本亦在脩身恐經文無此意

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都接續說去。又思脩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此三者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後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間所說乃是本來一段也。通考史氏伯璿曰哀公問政者問治入之事也夫子答以入存政舉以至於不可不知天凡五節皆所以明治入之本在於脩身也下文自天下達道五至三近三節詳言脩身之道脩身之道盡則治入之本立矣知斯三者一節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九經四節是詳言治入之事即哀公所問之政也凡此以上皆為入君言之耳然治入之事非入君一已所可自為也必在於取得其人而共治焉可也凡事豫則立一節又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在下位一節說人臣欲輔上以治入者其本亦在於脩身而已明善誠身則身脩而有可以獲上之實矣下之所以獲上者在是則君之所以取入者亦在是此一節終章

份按史氏此條已見費隱章但費隱章云此已下九章此則改爲已上九章編書者但改二字遂兩處並列草率甚矣

首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之意至此始露出誠身一誠字則知上文數節所謂一所謂豫所謂前定皆是指此而言耳如此則爲入君爲入臣凡有爲政治人之任者皆當以脩身爲本而脩身皆當以誠爲要也故下節遂言誠與誠之者以見誠有二者之分誠者則無工夫誠之者則有工夫章末三節正是誠之者之工夫凡欲脩身以爲治人之本者皆當如此用力是固通君臣上下而言也○已上九章是第三大節皆是發明費隱直至二十章始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者爲言正是二大節相承之次或疑君子之道費而隱之道不止是五達道之道蓋道雖無物不有然君子所當知當行至切至要者惟在於五達道而已觀於十三章之未旣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結之而下章遂以君子之道四爲言謂費隱之道非卽五達道之道可乎章末言天道人道蓋謂下章說誠明明誠之張本也蓋自此以前皆是說用工之事用工則先知後行

以學者之事爲主中間雖有說聖人事處不過亦以爲學者用工之法由此以後多是說成功之事成功則先行後知以聖人之事爲主蓋欲示學者以成功之準的也中間有說學者事處則依舊先知後行乃是授學者以至此準的之階梯也至於人道之極則亦與天道無間觀於言人道者五章末之言可見矣其詳於後節言之饒氏分哀公問政章爲二章以屬下節者非是

中庸章句大全

